第二百一卷

紀麗部四

稽蹤

帝王異號　古臣異號　古將異號
輪廻事　道官　僧官
僧道進士　僧拜大位　道拜大位
内職將相　閹豎官　女官
女子男官　女執國政　女作男子
紀異　紀同　空桑氏
蘊秦嘆　東陽女子　翟公門

文君琴操　與相如書　爲相如誄
任安田仁　霍仲孺　人生有命
武侯妻　蕭國師　穆廟事
海忠介與司馬同　鵞湖先生

卷一百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二百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麗部四

稽踪

帝王異號三家(三皇)五泰(五帝)天靈望獲(天皇)岳嶷(地皇)九皇氏(兄弟九人)愷胡洮(並人皇)古皇大巢氏始君(三有巢氏)遂皇(燧人)史皇氏(蒼頡)泰皇羲皇方牙庖犧(太昊)女皇女希媧皇(女媧)栢芝(栢皇)鼇連鼇蓄(昆連)赫蘇(赫胥)權大(葛天)農皇帝魁烈山氏連山氏(四神農)歸藏氏帝鴻玄律(三皇帝)窮桑氏白帝(少昊)犧軒(伏羲軒轅)炎昊(炎帝少昊)軒唐(軒轅唐堯)玄王(契)祝誦祝龢(祝融)豨韋几蘧(二古)

帝蠶叢魚鳧二古蜀帝祖龍始皇灞上眞人漢高銅馬帝白水眞

光武聖劉天王陳聖劉太平皇帝漢哀躍馬皇帝公孫述大耳

兒大耳龍先主鼠子魏文帝謂孫權觧事天子隋梁師都天可汗掃國

眞人唐太宗天皇唐高祖應天皇帝唐中宗金輪皇帝武后兵丹

上聖唐憲宗小太宗唐宣宗玉環天子楊貴妃文佳皇帝唐女子陳

碩眞兒皇帝晉石敬瑭事田舍翁宋高祖太平天子宋太宗來和天

尊宋眞宗赤脚大仙宋仁宗捉雞漢宋光宗浪子皇帝教主道

君皇帝宋徽宗無愁天子北齊後主花項天子獨眼龍後唐李克用

黃須天子魏仁成咸王瞎兒天子晉時童謡云當見瞎兒作天子不久趙王倫篡倫瞎

禿瘡天子趙光遠頭禿欲謀反人笑之曰安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其妻跛麽人天王

晉燕王盛壯烈天王姚萇諡符堅天上大仙周太祖郭威劉氏祭酒漢吳王濞蕭閒大夫劉鋹自稱黃口小兒文襄帝李天下後唐莊宗自呼北方小堯舜金主璟巨公漢武時有老父牽狗曰吾欲見巨公指天子也盧修楚王素王孔子日沒處天子倭國稱煬帝日出處天子倭國自稱白板天子無璽者

古臣異號風流宰相謝安救時宰相姚崇清白宰相杜衍小車宰相田千秋五分宰相胡氏謂趙鼎真宰相太宗稱寇準風力相國楊素真漢相王商長八尺餘容貌絕人單于來朝仰視却退天子聞而歎曰真漢相也通明相翟方進真宰相隋高熲唐魏元忠宋范質富弼貧宰相龎頴公任職相陳寵和嶠伴食宰相盧懷慎宰相器王旦將相器王曾聖相李沆又李義山稱裴

度計相張蒼儒相元王思廉真相皮日休謂房杜内相陸贄王琚李絳黑王相
公尹繼倫王武恭黑頭三公諸葛恪折臂三公羊祜又曰跛宰相裴度魚頭
叅政魯宗道一代宗臣蕭何曹叅三代遺直魏徵三代遺才孔明祉
稷良臣裴度江左夷吾王導紗籠中人李藩有脚陽春唐宋璟所在施
恩時人稱之清白吏楊震真聖人李沆柱石臣王商白衣夔崔浩大忠
冦準大雅王旦小杜杜悰先爲將相後杜審權亦爲將相故稱小杜別之青錢學士張鷟
碧山學士張褒瘦羊學士甄宗小笏學士楊緯小兒學士宋慄斗
酒學士王績東頭學士唐敬宗罷北門學士劉偉之八磚學士唐李
程真學士王珪歐陽修真侍講文彥博稱程○驄馬御史桓典落鵰
御史高駢金珠御史王絲鐵面御史趙抃鐵肝御史東城稱劉顗天

子御史麗籍白衣御史陳賓無官御史神宗謂大學士黃沙御史吾高
光劉友南鶬北鶯崔洪老虎崔洪皂鵰御史王志愔三豹唐王旭黑豹李
嵩赤豹王全交白豹○太平官府唐崔謨一路福星鮮于侁社稷之器
蔣琬貞刺史賈逵鐵脚刺史唐鄭德本薛大鼎賈敦頤皆有善政鐵面李李敏爲四
川布政犯法不恕白虎吏王業○紫驁太守謝靈運折臂太守劉之遴
天下長者孟舒水晶燈籠張中庸照天蠟燭田元均鐵面少府
楊王休良二千石柳世隆柳世用真太守劉敞好知府張詠獨立使君
裴使爲河北太守霹靂手裴琰之鄭開門曾公亮強項令董宣齋馬令
唐馬元淑聰明尉魏奉古千里眼楊逸楊鐵鎗楊友健令李匡遠馮魴傳
傳僧祐與子琰皆爲山陰令人稱之聖君曹攄余佛余崇龜神父鮑德宋登慈父

紀龐中

(房彦謙魏孚)神君(唐智明魏孚孔奐)慈母(辛公義)賈父(賈彪)召父(召信臣)杜
父(杜預)杜母(杜詩)金佛(宋金崇)臥虎(蕭惠開董宣)臥彪(李崇)白身判官
(令狐楚)三不開(馬亂孫)旱母(梁崔)胡蝗(后勒)○十錢主簿(智慶)折竿
主簿(程顥)入鐵主簿(許慎)短主簿(王珣)裹頭氷(祝天覎)著脚琉璃
(和甄)○眞古司直(毛玠)眞社稷臣(蕭瑀)眞義士(豫讓)眞忠臣(王常)眞
君子(王友)眞賢人(荀攸)眞鐵漢(劉器之)眞諫議(唐蕭鈞)眞諫官(李景
伯)眞鹽鐵(陳恕)眞吏(裴日休)鐵補鈌(唐貽德)玉界尺(趙光逢)盡力
吏(司冦韓馮翊)白馬生(張堪)清河公(楊素)白鳩郎(徐憲)甘棠港(閩主王審
知有德政號甘棠港)列大夫(荀况)玉筍班(唐蔣凝)阿龍超(王導)觧事舍人
(齊澼)三閭大夫(屈原掌王之三族)了了令史(戴法興)南宮眉目(溪渉)儒

吏倪寬顏彪顏延之好直諫行秘書唐太宗出門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有虞世南在此行
秘書也冰蘖聲歙冰食蘖言宋王質清苦之名豪強慹服朱博連底清連庶清
郎清卿並表彥修
伴飯指揮使五季軍頭無戰功者乳虎甯成爲中尉酷人號之蒼鷹郅都爲中尉酷
人號之屠伯嚴延年小狗荀純荀晞之弟多田翁盧從愿饑鷹侍中盧杞
蘇杠佛蘇監察麻胡石勒將性暴險有兒啼母恐之以麻胡來啼即止
古將異號大樹將軍馮異紫髯將軍孫權嫖姚將軍霍去病伏
波將軍馬援智勇將軍蘭欽白馬將軍龐德黑矟將軍南宋于栗磾武
藝絕人又號黑矟公百番參軍紂遲清官熊虎之將關羽張飛神通大將唐李
嗣業中興名將周昉黃蓋吳國大將魯肅落鵰都尉北齊斛律光白馬

長史贊公孫 射鵰都尉北魏秦王幹 江表虎臣吳徐盛甘寧 黃騘少年裴杲 關西男子常叔裕 真將軍周亞夫段志玄 真純臣李勣 真將裴日休謂郭子儀 飛將軍李廣爲北平太守匈奴畏而號之 娘子軍唐太宗妹平陽公主領軍號娘子軍 髯參軍郗超 疾雷將鄭畋 着翅人韓杲 肉飛仙沈光 分身將梁葛從周臨陣東西南北忽然如神 地上虎高昂 薄地鷂呂彥德 小由基陳堯佐 朱落鴈梁朱漢賓 參征虜參遵 矍鑠翁馬援 王金鎗王彥章 赤老樞狄青 一各柴武行德 飛將呂布單雄信 猛將賀若弼謂楊素 鬪將賀若弼謂韓擒虎 騎將賀若弼謂史萬歲 飛豹晉王弼 癡虎許褚 韋虎梁韋叡 賈督賈復 鴉軍李克用 南八南霽雲 黑宇宇文忠 廻落北齊万俟落敵人見之而避 虎侯曹操稱許褚 ○蕭娘梁王宏 呂姥呂僧珍 陳姥隋陳稜 段姥隋段達

福將王欽若邊菩薩邊鎬○天公將軍又大方將軍張角稱地公將軍又小方將軍角弟寶稱彌天將軍張漢純友宇宙大將軍梁侯景九虎將軍王莽拜九將稱衝天大將軍黃巢自號淮海長鯨侯景襄陽短狐蕭詧

輪廻之事正史載羊祜前身為李氏子若此類見于紀載者不可勝述余聊記古之名人數條于此蔡邕是張衡後身商芸小說顧總是劉禎玄怪錄邊鎬是謝靈運玉壺清話嚴武是諸葛武侯代醉編韋臯亦是武侯宣室記房琯是永禪師東坡詩序韓滉是仲由神仙感遇集范祖禹是鄧禹家傳劉沆是牛僧孺事文類聚張方平是瑯琊寺僧冷齋夜話東坡是五戒和尚捫蝨新話史彌遠是覺闍黎隆山雜志馮京是五臺僧孫公談圃真

西山是草庵和尚（癸辛雜誌外集）黃山谷是涪陽誦法華一女子（春渚錄）趙鼎是李德裕宋高宗是錢鏐（坦齋筆衡）王十朋是族叔之師嚴伯威（梅溪文集又王自有詩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裡還同夢裡時僧敎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王安石是秦王（貴耳集）岳陽王蕭詧是許玄度詢（寓簡）袁滋是西華坐禪和尚（逸史）至本胡尚書濙是天池僧王新建守仁是入定僧皆彰著者也（天都載）

先爲道士仕宦者唐侍中魏徵丞相盧程先仕宦後爲道士者唐禮部侍郎賀知章又河南叅軍鄭銑朱陽丞郭僊舟以獻詩罷官度爲道士○先爲僧而蓄髮仕宦

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先仕宦而削髮爲僧者南齊劉勰梁劉之遴張續宋饒德操皆名士也勰即著文心雕龍者法名慧地一年而卒續爲執政方岳之遴官禁秘以侯景亂削髮尋皆爲湘東王所酖死又北魏元大興以西河王衛尉卿削髮名僧懿宛委餘編

爲僧爲道而舉進士者唐劉軻前後仕宦而中爲道人者梁伏挺爲行者唐徐安貞挺安貞皆以居官有罪懼發故也○由僧徑拜大位者唐左衛大將軍梁國公懷義元太保叅議中書省劉秉忠明太子少師姚廣孝懷義嬖倖不足言秉忠廣孝皆名臣廣孝不蓄髮不婚娶

○由道士徑拜大位者唐嵩山千什方爲正諫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葉靜能爲國子祭酒鄭普思爲秘書監尹愔爲諫議大夫仍以道士服治事明邵元吉爲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恭誠伯○有內職而移爲將相者中書令樞密使漢宦兼內外人者將行郎大長秋有內臣而真爲宰相者秦丞相趙高魏太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馮翊王宗愛唐尚父司空中書令博陸王李輔國南漢太師內樞密使龔托宋太師領樞密院事廣陽王童貫少保梁師成元大司徒領中書左丞相李邦寧有儒臣而入爲內臣者太史公司馬遷爲中

書令有内臣而出領儒臣者内侍監魚朝恩兼判國子祭酒南漢至狀元及第及雅士名儒俱先下蠶室而後得入用事抑何不幸也○欒邑初以天閹爲中黄門後陽道開通自言出列卿郡張平養子通於平妾因自割其勢後事符堅至大將封侯號萬人敵史不載其割勢事見十六國春秋楊素弟約少爲查所傷遂成宦者後爲内史令封郡公而無子樊叔畧長九尺被腐爲高氏給使殿省走周累典大郡封清鄉縣公謚曰襄見循吏傳 宛委餘編

女子爲女官者女侍中後魏元義妻胡氏齊高岳母山

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女尚書魏明帝選知書
女子爲之女學士唐德宗朝貝州宋氏五女若莘若昭
若華若倫若憲陳后主時宮人袁大捨等女博士宋孝
武朝韓蘭英○女子爲男官者女將軍晉王猷起兵顧
深母孔氏年百餘以爲軍司馬猷復以巳女爲貞烈將
軍唐行營節度許叔異以衞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
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義奏授爲果毅陳女白頸鴉
爲契丹懷化將軍侍夫數十人○女子執國政者齊陸
太姬司綸綍者唐上官婕妤司史事者漢曹大家主兵
者唐平陽公主洗夫人○女子詐爲男子而有官位者

齊揚州議曹錄事妻逞唐昭義軍兵馬使國子祭酒石氏朔方兵馬使御史大夫孟氏蜀司户叅軍黄崇嘏楊升菴詩話又有女校書薛濤女進士林妙玉濤乃稱謂之詞妙玉宋女童應試封孺人 宛委餘編

紀異舜目重童子項羽目重童子文王四乳宋范鎮之兄鎡四乳鎡子亦四乳大禹胸折而生老子剖左腋而生項橐八歲爲孔子師漢書註卽逵巷黨人長狄身横九畮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見公羊傳秦時翁仲身長二丈三尺王莽時巨母霸身長一丈腰大十圍北齊盧曹率其徒自剗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皂脛

長丈六尺以爲二一稍梁昭明太子蕭統五歲能徧誦五
經何遜八歲能賦詩唐權德輿四歲能賦詩漢韋賢子
玄成平當子晏父子宰相唐李吉甫子德裕崔慎由子
胤父子宰相宋吕夷簡子公著范仲淹子純仁父子宰
相張仲師長尺二寸見論衡周靈王生而有髭髯唐高
祖皇太后竇氏生而髮垂過頸宋吕文德魁梧勇悍足
長尺有咫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
夫人張僕射齊賢每食肥肉數斤宴客吏竊視投大桶
滿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八十一
而生成王魏崔琰鬚長四尺晉王育鬚長三尺前趙劉

淵鬚長三尺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淵子曜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白眉鬚髯長五尺元胡天淵髯長數尺國朝石亨鬚鬢垂至膝梁羊侃用弓至三十餘石馬上用六石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横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後魏奚康生驍勇絶人彎弓十石宋岳飛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甘羅十二爲秦相後魏闞駰一飯三升乃飽唐忠義傳張興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持刀五十斤戰國廉頗一飯斗米肉十斤宋梁灝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子固亦狀元及第漢高祖左股

有七十二黑子我太祖面具七十二星痣漢宣帝遍身及足下皆有毛梁天監中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一十二歲以家闕養猶挺乂行部伍音通中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後魏羅結一百一十歲爲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歸老又十年卒唐申州節度使吳元濟山首燕頷垂頤鼻長六寸晉王司馬保體重八百斤後魏楊大眼以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隋開皇中始興人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五代梁王彥章戰用二鐵鎗皆重

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漢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漢
袁安自安及逄四世五公又楊震自震至彪四世太尉
唐蕭瑀自瑀逮遘八世宰相北齊王敬則兩腋下生乳
各長數寸又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仕至揚州
議曹從事梁武帝身映日無影爲兒時能蹈空而行梁
簡文帝髮垂委地讀書十行俱下漢光武讀書七行俱
下南宋世祖讀書七行俱下 新知錄
紀同周左丘明春秋時左丘明唐張說宋張說漢張儉
宋契丹張儉姚秦王猛陳王猛春秋王豹戰國王豹漢
吳祐元吳祐唐王溥宋王溥漢龔遂國朝龔遂春秋魏

相漢魏相隋李綱宋李綱漢李膺梁李膺陳王通隋王
通晉張載宋張載後魏王建唐王建五代梁王建漢吳
良國朝吳良唐王珪宋王珪晉張華南燕張華漢昭帝
時衛尉王莽漢末簒位王莽吳孫登晉孫登北齊王則
宋王則後漢王覇又隱逸王覇前漢丞相公孫弘後漢
虞延傳幽州從事公孫弘漢朱買臣梁朱買臣漢胡廣
國朝胡廣漢李廣北齊李廣戰國王歡晉王歡唐楊巨
源宋楊巨源晉李密唐李密晉王祥梁王祥吳劉基國
朝劉基漢楊雄隋楊雄梁侯景北齊侯景戰國王良漢
王良梁王志縱因來歸隋王伽縱因來歸唐太宗縱因

來歸春秋臧文仲山節藻梲又管仲山節藻梲戰國田
單火牛宋王則火牛晉羊篇官清留犢唐時苗官清留
犢西漢石奮併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東漢馮楊八
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晉師曠食辨勞薪東晉牛鐸食
辨勞薪漢文帝前席賈生齊文帝前席蘇綽後周陸通
孝母湧泉出魚唐姜詩孝母湧泉出魚齊景公二桃殺
三士梁張纘一杯酒殺三士孟母三遷范蠡三遷戰國
馮驩焚券書南宋顧覬之焚券書漢孝武以術致李夫
人晉孝武以術致殷淑儀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
箸處又任愷一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唐太宗出宮女

三千人唐憲宗出宮女三千人唐文宗出宮女三千人
唐肅宗出宮女三千人晉中朝八達又中興八達漢張
綱單騎降賊唐郭子儀單騎見虜宋宗澤單騎降賊漢
陽王孫羸葬晉皇甫謐衣葬漢應奉有記性平生識半
面不忘北齊楊愔有記性平生識半面不忘漢曹娥尋
父溺江唐饒娥尋父溺江漢李固杜喬稱李杜又杜密
李膺稱李杜唐李白杜甫稱李杜宋呂蕡登第娶瞽女
又劉庭式登第娶瞽女漢關羽單騎斬顏良南宋薛都
安單騎斬魯爽晉王子猷觀竹不問主又袁粲觀竹不
問主周老聃生而髮盡白元余闕生而髮盡白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兗卤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少顥之居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則陳留矣路史

蘇秦累投諸國不遇嘗嘆曰無慚賤而不羞貧後佩六國相印果衣錦還鄉自言曰蘇秦未遇回家日衣衫破碎形容醜父母見棄兄弟踈妻不下機嫂不有及其衣錦還鄉日馬裝金鞍光彩逸父母出門含笑迎妻嫂見時先跪膝蘇秦只是舊蘇秦往日何踈今日親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悠悠陌路人人皆歡悅嘆之錦帶賦註

婁逞齊東陽女子也變服爲丈夫能棊解文義仕至揚州從事後事覺始作婦人服歎曰有如此技還作老嫗 崔惠傳

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漢書

司馬相如與臨卭令王吉相善往舍都亭臨卭中富人卓王孫爲具召之并召令酒酣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其詞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期今

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
交頸爲鴛鴦胡頡頏兮共翺翔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
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相怡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
俱起翻高飛母感我心使余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户
窺心悅而好之旣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
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居貧愁懣以
所着鷫鸘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旣而文君
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盍歸臨卬
從昆季假貸猶足爲生相如乃俱至臨卬置酒舍令文

君當壚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與相如書曰春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夗漢宮有木彼物而親嗟世之人兮瞀于婬而不悟再與書曰朱絃斷明鏡缺朝露晞芳顏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飡毋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致死文君爲誄曰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横劍伎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

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託爲妃兮不恥當壚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凄惻兮疇忍聽于泉穴可從兮願殞其軀 形管遺編

漢任安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

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劒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

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于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决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漢書

霍去病父仲孺河東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女衛小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

桓聞久之去病爲驃騎大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爲大人遺體也仲孺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爲仲孺大買田宅奴婢而去戚志二

人生有命苟合富貴當貧賤困阨時人不能殺天亦不能殺也漢竇廣者竇后弟年四五歲爲人所略賣傳十於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

縣名反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召
問果是封章武侯宋李遵勗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
戚貴少學騎射馳氷雪間馬逸墮崖下衆以爲死遵勗
徐起亡恙也及長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尚萬壽公主兩
人起貧賤緣戚里富貴然瀕危得全殆似不偶 金壘子
雲貴人相傳諸葛武侯居隆中時有客至蜀妻黃氏具
麵頃之麪具侯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
如飛遂拜其妻求傳是術後變其制爲木牛流馬云侯
初平南夷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召衆各與一磚曰
若輩久苦行役欲遄返耶挑此而卧詰朝抵家矣從者

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令雲南管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即其後也雲貴土官堂後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若有稍高其户者輒禍起蕭墻矣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剝米以炊日不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邦獲居閒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又聞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迹可登其匣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 說聽增紀

蕭穎士文章學術俱冠詞林負盛名而湮沈不遇常有新羅使至云東夷士庶願請蕭夫子爲國師事雖不行

其聲名遠播如此 翰林盛事

隆慶六年正月下旬 上有疾且有腋瘡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出視朝旣鳴鍾百官入班新鄭元相高拱暨自閣出北上過 會極門望見 御路中乘輿在焉疑曰 上不御座竟往 文華殿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於是二臣疾趨至乘輿所則 上已下 金臺怒色立欲就 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 上見臣 至色稍平以 手執 臣 衽甚固有欲告語意 臣 卽奏曰 皇上爲何發怒今將何往上曰吾不還宮矣 臣 曰 皇上不還宮當何之望 皇

上還宮爲是　上稍沉思曰你送我臣對曰臣送　皇
上　上於是釋衣衽而執臣手露腕以瘡示臣曰看吾
瘡尚未落痂也隨上　金臺立　上憤恨語臣曰我
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柰
東宮小裏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臣手臣對曰
皇上萬壽無疆何爲出此言　上曰有人欺負我臣對
曰是何人無禮　祖宗自有重法　皇上説與臣當依
法處治　皇上病新愈何乃發怒恐傷　聖懷　上不
答良久嘆語臣曰甚事不是内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
於是執臣手行入　皇極門下　丹墀　上呼茶於是

内侍設椅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臣手不釋如
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臣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
角門入至　乾清宮門臣不敢入　上牽臣手曰送我
既得　旨乃敢入隨至寢殿　上升榻坐猶執臣手蓋
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相顧眷戀之情藹
然言之流涕不忍言也時張居正朱希忠皆榻前叩頭
上猶執臣手臣鞠躬膝側不得下叩頭踟躇不安之甚
上見如此乃釋手臣始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叩頭辭
出　乾清宮門外候　旨須臾内侍傳宣閣下二臣復
入候立寢殿丹墀有　旨上來遂上　殿至榻前　上

已升座二臣跪承　旨　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
自古帝王後事下此二句聽不真意是豫備後事卿等詳慮而行臣等
叩頭出仍在　乾清宮門外候　旨須臾內侍傳　旨
着高閣老在宮門外莫去臣　卽語張居正曰我留公出
形跡輕重難爲公矣公當同留吾爲奏之隨語內侍曰
奏知　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　旨閣下着
在乾清宮門外宿臣　拱卽內侍奏上曰　祖宗法度甚
嚴　乾清宮係大內外臣　不得入晝且不可況夜宿乎
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　端門宿於西闕內臣
房有　召卽至有傳示卽以上對舉足便到非遠也

上允之於是二臣乃就西闕內臣房宿臣夜不能寐披
衣坐候掖門開卽入候　起居日數次明日亦如之旣
傳　聖體稍安臣卽上札子曰臣聞　聖體稍安不勝
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尚　朝宿不散宜降　旨令各回
辦事以安人心而臣等仍晝夜在　內不敢去卽擬
旨上請　上以爲然卽時降　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
而臣等日問　安如初又四日　上覺益平愈臣問
安札子有　御批字心稍安　上遣內侍慰勞命還家
於是乃還　上付托之意乃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
顧命也慟哉至受顧命時已不能言無所告語矣　隆

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大漸未申間有　命召内
閣臣拱暨張居正高儀亟趨入　乾清宮遂入　寢殿
東偏室見　上已昏沉不省　皇后　皇貴妃擁於榻
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於是太監馮保以白綿揭
帖授　皇太子稱　遺詔又以白綿揭帖授拱内曰
朕嗣　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
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
心輔佐遵守　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　社稷萬世
不泯拱讀旣慟不能勝卽哭奏曰臣受　皇上厚恩誓
以死報　東宮雖幼　祖宗法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

輔佐　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　皇上
無以後事為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　兩宮
亦皆失聲哭於是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嗚呼慟
哉蓋拱見得居正與保內外盤結已固事勢必不可為
故有誓死之奏不復有其身矣至二十六日卯初刻
上崩　拱等聞報哭於閣中而居正雖哭乃面有喜色揚
揚得意儀私謂拱曰不見張公意態耶是誠何心國家
之禍不知所終矣是日巳刻傳　遺旨着馮保掌司禮
監印蓋　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於卯時升遐
矣而巳時傳　旨是誰為之乃保矯詔而居正為之謀

也　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閭巷小民亦皆驚惶奔走不寧而獨居正喜動顏色不能自禁閣中官僚吏卒無不見之至二十七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開　遺詔與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以為宦官安得受
顧命且此　詔　今上領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為吾乃受顧命之人
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為而莫敢誰何也然不知二
遺詔者皆居正所為前三月十六日忽報　上疾重閣

下宜赴　宮門候宣拱與居正卽趨入至恭默室迤北
有居正心腹吏姚曠手持紅絲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
封緘完固自後飛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曠答云與馮
公公卽疾馳而入蓋不知其主人瞞我而遂直言之也
拱卽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怖遽荅云乃　遺
詔事宜耳拱默然以爲我當國凡事當自我同衆而處
獨柰何於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必有播弄之事
故瞞我而私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拱奉　遺詔又得
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居正蓋爲馮保
謀也嗟乎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官受顧命之事居

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窺伺　朝廷盜竊國柄故以
顧命與司禮監而次日即傳馮保掌司禮監印大權悉
以歸之而托其爲主於內以蔽　主上威百僚使人莫
敢我何其欺　先皇之既崩欺　今上之在幼亂　祖
宗二百年之法度爲國家自古以來未有之大事嘻亦
忍心哉亦大膽哉天地鬼神有靈　祖宗　先帝有知
必然鑒察保粗識三二字言不能成文居正凡欲有所
爲必捏　旨寫與保講　皇上不知只說是司禮監所
擬當行者乃即以爲　聖旨而傳行之欲要寵則要寵
欲害人則害人惟其所爲無不立遂者而又佯爲不知

以為出自　上意我無可奈何也此事以為常指鹿為
馬無敢不言馬者朝臣被其威刼不復敢言矣病榻遺言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都人犇競觀之即以相公目之
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
屋窺瞰之隷卒或止之曰吾非望爾君願識司馬公耳
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及薨京師
之民罷市而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葢以千
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
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
者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

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塟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象刻印粥之家至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張淏雲谷雜識謂千古一人而已余謂溫公之後又有一人焉余鄉海忠介是也忠介久居田里歲癸未起南京都察院入京之日黃童白叟塡溢街巷以觀公凡鄉民過其第者必求一見踵相接也公每歸私第輒危坐聽事不退居亦不閉門以便鄉民之求見者公問見我何爲欲言事乎鄉民叩首無事止願一見海爺顏貌耳自朝至暮不少休及卒於官人爭畫其像畫士亦多致厚貲還櫬之日老幼

提携頂鑪香夾道呼海翁爺號泣如喪考妣傾城皆至
舟次罷市數今江南郡邑相傳公已爲神皆尸祝於家
每於公歿日相率追薦至有費千金設一醮者此與溫
公何異夫溫公在宋嘗爲執政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
之功故人皆歸之忠介未嘗一日得行其志而人之歸
之亦與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
爲君實者同一悅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第忠介
得於人者與溫公同得於天者則不及溫公遠甚溫公
有子康官至侍讀忠介則黑衣之綴蔑如天之報施善
人又何異耶溫公身後又有不幸者紹聖初章惇蔡卞

請發塚斲棺帝不許乃奪贈謚仆所立碑復貶崖州司
戶叅軍蔡京用事復降正議大夫至列名於姦黨之碑
君忠介則葢棺之後人無異言令聞不已此又溫公所
不能得於公者也李氏疑耀
五季之亂費氏與諸葛氏自蜀徙鉛山卽漢大將軍禕
之苗裔也其後西州諸費名位顯融數傳而應麒公生
璠璠生宏次完宏爲鵝湖先生舉成化丁未第一人歷
相武宗世宗謚文憲完生懋文官臨示令懋文生堯年
是爲太僕公按憲章錄曰費宏正德中與李東陽楊廷
和輔政時四方群盜充斥以次削平時宸濠蓄異志以

婁妃故數使人結納公婁妃與公夫人兄弟也公峻拒
之解官歸鄉里肅皇帝即位首召宏進少保時水旱相
仍宏陳救荒十事上嘉納之又請蠲逋負減太僕寺馬
價十五以輕賞之羨給漕卒議安大同叛軍皆宏謀也
丁亥疾去張孚敬歸起宏於家宏至見便殿上親勞之
賜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時時燕見密議奏對皆稱旨
亡何卒上痛悼輟朝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
重得大體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云太僕公官順德
更宁汀州薦剡交上會新鄭高公新拜冢宰首擢太僕
丞慰諭慇懃晋尚璽卿公蒸蒸色養及臨武公與太夫

請發塚斲棺帝不許乃奪贈謚仆所立碑復貶崖州司戶叅軍蔡京用事復夆正議大夫至列名於姦黨之碑君忠介則蓋棺之後人無異言令聞不巳此又温公所不能得於公者也李氏疑耀

五季之亂費氏與諸葛氏自蜀徙鉛山即漢大將軍禕之苗裔也其後西州諸費名位顯融數傳而應麒公生璠璠生宏次完宏爲鵝湖先生舉成化丁未第一人歷相武宗世宗謚文憲完生懋文官臨示令懋文生堯年是爲太僕公按憲章錄曰費宏正德中與李東陽楊廷和輔政時四方群盜充斥以次削平時宸濠蓄異志以

妻妃故數使人結納公妻妃與公夫人兄弟也公峻拒
之解官歸鄉里肅皇帝即位首召宏進少保時水旱相
仍宏陳救荒十事上嘉納之又請蠲逋負減太僕寺馬
價十五以輕賞之羨給漕卒議安大同叛軍皆宏謀也
丁亥疾去張孚敬歸起宏於家宏至見便殿上親勞之
賜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時時燕見密議奏對皆稱旨
亡何卒上痛悼輟朝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
重得大體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云太僕公官順德
更守汀州薦剡交上會新鄭高公新拜冢宰首擢太僕
丞慰諭慇懃晉尚璽卿公蒸蒸色養及臨武公與太夫

人相繼委世沈痛鉅創茹哀骨立公嘗治第邑中制極弘敞念鵞湖書院鞠爲茂草臨没遺言讓於襟紳妥四賢於上集群英於下佐以負郭之田百畝禴祀饔飱共食其稅焉夫人楊氏有完德太僕內外一切夫人寔左右之史氏曰亂慧裁機室濃曳浣剽姱非鄭夫人則亶內德鍾祗慈嶶貰詹女宗母師千齡堪纂夫令概可見矣太僕子元祿慈孝特篤居然相種麟駒天下士無不知元祿者客謂其才藻豔逸文章繁富若挂鏡於腑縣珠於目豈欺我者哉七世卿族清朝所希不可謂非世德祚也

劉氏鴻書卷一百一終

第一百二卷

紀麗部五

衡品上

四種　卓然獨見　匹夫登相
非五霸　孔子罪湯　林宗辭疾
四千人誅　李固宋璟　賢愚不係世類
極似風流　吳士第一　無足恃
臣之力　以長續短　善用短
讀書識字　有公論　確論
朱崖店嫗　三拗　泥字韻

非非國語　比赤壁尤奇　鳳鳥去
朱文公顛倒人物　始皇功在萬世

卷一百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乙百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紀麗部五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衡品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爲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顧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激學術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

於德量宋璟張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裕優於材能姚崇蔽於權數德裕溺於愛憎則所勝者爲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避暑錄話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先生曰伊尹或曰何爲先生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自此以往寂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於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及湯學於伊尹故湯得伊尹之傳曰文武曰周公曰孔子由此傳之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

敢自任如此 張九成

嘗惟傳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家世不由勲業不由資序而當世物論遂信之而不疑何哉嗚呼此不可以常情論也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傳說則必有私意用人而不合於公議者矣漢文帝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此豈足信哉後世用人者當如堯帝試舜斯可矣 群書攷索

齊桓之覇也不以戰勝猶有湯武之遺乎伯至文而衰矣宋襄之亟辱也楚莊之僭志也秦繆公之主盟也焉得五 弇州劄記

孔子罪湯武之意深矣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伊尹相湯者也無一辭及之伯夷非武王者則屢稱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序泰誓曰武王伐殷洪範曰武王勝商殺紂書法謹嚴含蓄讀者未知其爲罪之之辭陸淳曰太公殷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賛伊尹謂此也吹劒錄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輙躬自灑掃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作宿處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

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太平御覽

郄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死日爲其作誄者四千餘人獨異志

李固以忠直名一時而胡粉飾貌宋璟剛直難犯而善擊羯鼓皆不類其爲人然固之傳粉或出梁冀誣謗之語乃漢魏間人以傅粉爲常陳思王何平叔皆爲之不足異也璟之習羯鼓亦以明皇所尚故臣庶從風耳要皆不足以累二公之賢至於趙清獻宰清城而挈伎以歸胡銓浮海生還而戀黎倩絶與二公爲人不類乃知

蘇子卿娶胡婦誠非虛語 文海披沙

唐盧懐慎爲伴食中書而其子奕抗賊死節奕子杞奸邪誤國而杞子元輔簡潔貞方爲時論歸美謝車騎曰我乃生奐奐安得不生靈運信乎賢愚不係於世類也 唐書

項王喑啞叱咤當是極粗豪男子而眷戀虞姬臨亡不舍蘇子卿吞氊齧雪視死如歸而不免娶胡婦生子關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啓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爲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既

去乃以詩寄魏介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善羯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文海披沙

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三也酌量時宜時獻徵益者四也溫恭修愼不爲諂諛者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也涉世雄談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

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旦而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理國賢可恃也 獨異志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其臣之力乎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賔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 談苑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於心緩佩帶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藝文類聚

李諮字虔和清豐人風流文辯歷中書侍郎因癭而舉顧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稱其善用三短 人物考

樂菴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書抄

晉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荅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 世說新語

唐貞觀二年上宴侍臣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與諸子孰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

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布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剸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已所能謂之確論 正史全編

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憩一山店店嫗舉止和淑頗能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謂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誣竄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未亡間庶

見於此以快宿憾爾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大唐新語

皇祐中長沙有三拗開福長老每季一剃頭而致任樊著作三日一開頂一拗也蘇推官喪父樂飲林察推喪妻盧墓二拗也時有邊臣爲守非賂不行孔目官陸靜平生不授賕三拗也

姑蘇之被圍也唐伯剛和人泥字韻云玉樓金屋愁如海布褸青鞋醉似泥謂當時居權要者不如處閑散之樂也王元載亦誦一詩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愁此詩意與

前詩亦相類　堯山堂外紀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同邪異邪今以子厚之書攻之大率闒膚蔽怪誣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其非非臧否也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具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德果何如若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未可盡非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間也自動自休自峙

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鬭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此則肆情亂道甚矣是天變不足畏之所從出也所以來三子之喙與 雙槐歲抄

宋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筭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莊公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犄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代醉編

王安石子雱嘗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

不行安石亦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
行父子間議論如此雱卒安石哭之詩云斯文信有寄
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壓天下
乃以孔子讓其兒可笑也金壘子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
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
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
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
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
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班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横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

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巳葢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駡街詞訟訐絞豈有道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灼艾集

世世在人者如周孔禮樂亡論若大禹河洛而下則秦皇漢武亦不得而終沒之也粤西諸土官日逐干戈糜爛其民無時休息民生居土州縣者曾不及中土一猫犬蠅蟲乃知秦始皇郡縣之功在萬萬世也其所全活

後世人足贖驪山阿房長城五嶺數百萬命長城今雖沒特諱其名爲邊墻今制亦其遺也卽今所用尊君卑臣禮亦不能易漢武以前兩浙八閩二廣咸夷也武帝奮武撻伐用夏變夷於江南亦有萬世功不得槩以征伐貶之其他則如蜀守李氷鑿離堆導汶至今千溪萬瀆蜀之千里沃野賴此也馬伏波征交南立銅柱以誓交廣是處頌而祀之卽足跡未至者亦皆表其遺跡諸葛孔明平南七擒七縱滇人至今如天威在極緬莽萬里猶立其碑藉口稱漢地餘者近或不能易世遠或不能易姓 五岳遊草

劉氏鴻書卷一百二